

**S** 闪小说 hanxiaoshuo

# 血狼

□张广建

他,是个历险者。

此刻,他正坐在沙坡上,啃着从家里带来的手把羊肉,顿时香气四溢,躯体里那些疲惫的小虫子渐渐地被这入骨的香气消灭。

他十分佩服,不对,是崇拜老婆的烀制羊肉的手法,火候的把握,佐料的投放,从来都恰到好处。烀制的把肉不咸不淡,不老不嫩,不腻不寡,正对他的口味。这次来大漠,老婆特意给把肉做了真空处理,那香气保留得十分完整和浓郁。

他从大大的迷彩旅行袋里摸出一瓶老白干,有肉没酒咋能行,还没打开瓶盖,他的口水都流了出来。瓶口刚刚碰到嘴唇,他突然机灵一下站了起来,他看见了狼,就在他右前方50多米的沙坳里,一只大狼和两只狼崽。

他还是喝了一大口酒,把羊肉塞进旅行袋。他很冷静,曾有过两次与狼搏击的经历,所以他没有慌。

他从旅行袋里抽出一根一米长的镐把和一把铁锤,这是他常备的防护家伙。狼离他近了,有十几米。他看清了,大狼是母狼,两只小狼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。母狼呲着牙,低着头,目光里透着丝丝寒意。

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,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镐把。母狼没有直接冲过来,而是围着他走起圈来,走一圈就离他近了许多。他明白这是狼的诡计,把你绕迷糊了,趁机袭击你。所以,他站住不动,用眼睛的余光扫着母狼。

离他还有五六米远,母狼猛地向他冲来,张着长牙红舌的大嘴,嗷嗷地吼

着。然而,母狼并没有冲过来,而是虚晃一枪,躲过了他的一记重棒,奔着他的旅行袋冲去。

也许母狼心太急,跑得跌跌撞撞;也许他抡镐把的线路精准,这一棒没有落空,母狼被打倒在地。然而它并没有倒下,却顺势一跃反扑过来,他躲得慢了点,左肩头衣服被扯开一个大口子。

母狼用力过猛跌倒,向坡下翻滚。他抓住战机冲到狼跟前,抡起镐把……母狼倒在地上不动了。他上去照着母狼的头又是有力的几下,狼的鼻子和耳朵眼儿都流出了血。

两只小狼早跑得远远的,立在那儿往这边看。

他坐下来,掏出根烟,点燃。一股淡蓝色的烟雾从嘴里吐出,直直地在静静的大漠上升腾。忽然他想起有人说,刚死的狼皮剥下来,狼毛都是立着的,极好,贵着呢。于是,他从旅行袋找出尖刀,从母狼脖子处割开切口,费了好一番劲,把狼皮剥了下来。

狼的躯体依然散发着热热的气息,狼皮也很暖手,他卷吧卷吧装进一个塑料袋塞进旅行袋。两只小狼站在不远处,低声呜吟。

他背起旅行袋,再一次回头看了一眼躺在沙坡上,躯体有些泛红的母狼,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微笑转身向他的坐骑走去。走着走着,总觉得身后有一种轻飘飘的响动,他以为是那小狼跟了过来,就回过头。这一看不要紧,他“妈呀”一声,瘫坐在地。

是一只红彤彤的狼跟在他身后。他使劲眨眼,又用手揉了揉,是那只被剥了皮的母狼,浑身血

淋淋的,在夕阳的光芒中,红得瘆人。它竟然没死!

他简直懵圈了。这是狼,是鬼,还是仙?他就一个念头,跑!快跑!可是,他的腿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。血狼在距他十米的地方停住脚步,直直地盯着他看。他像被抽去了魂魄的躯壳,坐在那儿一动不动。双目直勾勾地瞅着那只只有头颅没有皮毛,浑身还滴着血的母狼。

双方的目光交织着,撕扯着,角力着。他快撑不住了,双手合什,闭上眼睛,向天祷告。再睁眼时,他愕然,血狼倒在地上了。他顿时起身,连滚带爬逃向停车点,旅行袋扔在了那里。钻进汽车,他慢慢缓过神来。他发现,两只小狼正在撕咬扯拽他的旅行袋。

他不敢过去,只是静静地看。它们为啥拼力地撕咬旅行袋?他突然想起旅行袋里的羊肉来。

他回到家就病了,很怪的病,嗜睡,睡着了就做噩梦,在梦里拼命地喊:救命啊!救命!



**F** 非常男女 eichangnannv

## 养一种爱,在瓶中

□积雪草

摇曳生姿。

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鱼上钩,我看不见一个人在湿地那边采芦花,怀里已经抱满了犹不满足。

我放下钓竿,大喊:“危险!”他似乎没有听到,继续往湿地深处走。我跑过去阻止,发现那人居然是街口修鞋店里的男人。

我说:“海边的冰只是冻了薄薄一层,看着结实,实际未必。”

男人愣住了,嗫嚅着说:“我只是想采几枝好看的芦花。”

我笑他:“因为老婆喜欢花,你连命都不要了?”

男人脸上讪讪的笑容凝住了:“不是你想的那样,她命苦,生来就是个色盲,在她的眼睛里,这个世界是单调的。她不知道玫瑰是红色的,也不知道树叶是绿色的。她看不见季节的变换,我只能让她用心来感受一下季节的味道。”

我半天无语,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生长在瓶子里的,无关浪漫。瓶子里有春夏秋冬季节的变换,瓶子里有质朴无华爱的语言,还有心能够感受到的暖意融融的爱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稿酬。

## 土坯匠:搅泥脱坯千滴汗 盘坑盖房永不闲

土坯匠制作的土坯,比砖稍宽而长,只是略厚些,为搭建火炕或砌墙制作材料的匠人。我国北方人习惯住火炕,房间冬季以火炕取暖,已经使用了数千年。每年春季,村前屋后脱坯者比比皆是,随处可见。

土坯之专用工具土坯模子,皆为较薄木板加工的模具,一个长方凹槽,长四十厘米许,宽十四厘米左右,深约五厘米,帮板厚两厘米,用料多为国槐木料,因其不但木质细膩坚硬,即使经常接触泥土也不容易变形。

从前,土坯匠三五人组成专业队,走村串城招揽活计,以质以量论价,挣些微薄收入。也有的独自一人忙碌,单打独斗,有的全家出动,一起下手。

土坯匠首先整理出一块平坦坚硬脱土坯场地,将要打坯时,前天傍晚就挖出一些土来,灌上水浸上,第二天撒上铡碎后的麦秸。把泡透的泥土和匀,用大镐一遍遍刨下,再用铁锹一次次收拢起来,其间还用大

镐头擂打几遍,让土泥更加柔润绵软。

土坯匠的技术亦有高低之分,一是土坯排列必须整齐,缝隙要均匀,上下要垂直,一般每行都在五十块或一百块。

晴天,上午脱土坯,午饭后从外用模板全部敲打一遍,将土坯行磕齐,就要码放垛起,谓之拿垛。拿垛全部横向平行戳立起来,块与块之间留出两厘米宽间隙通风,垛完一层,放些干沙土,确保每一块土坯都站立稳定,所有的坯块两头,都是一层横放,一层顺放,层层交错,避免断裂倒塌。下午脱的土坯,多在晚饭后拿垛,尽量都码放垛好,用苫盖好避免夜间有雨淋坏。

农村换炕和建造新房皆需要好几万块土坯,早年民间盖房,皆为铺一层土泥,垛一层土坯,直到墙顶为止,属于名副其实的土坯垛房。

“脱坯打墙活见阎王”,是农村中最累的活儿,北方农民,每年都要忙着脱几天土坯,



从旧炕拆下的黑土坯,洒水堆起洇软凿细,是最好的农家肥料。交到生产队,按照缴纳的炕土数量记工分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再也没人用土坯砌墙,房间搭火炕者也极其少见,土坯匠便闲置起来,只得道声“拜拜”走下历史舞台。

